

青果

顾
坚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青果

顾
坚
著

献给流浪的青春和永恒的爱情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果 / 顾坚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7.4

ISBN 978-7-5399-9898-5

I. ①青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08489 号

书 名 青果

著 者 顾 坚

责任编辑 张 黎 王宏波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华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6.25

字 数 265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898-5

定 价 39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1

那是1986年夏天，我第二次参加高考，不幸再度落榜。

消息传来，全家震惊，顿时坠入愁云惨雾。

母亲躲进房间里伤心地哭泣。父亲坐在门槛上对着院子抽烟，神态木然，活像尊泥胎菩萨。十五岁的妹妹金桃停止和小花狗的嬉闹，很自觉地去淘米洗菜，下厨房烧饭。她机械地往灶膛里大填稻草，结果把米饭炕出了半寸厚焦黑的锅巴。

我走进自己的房间，把身体摆平在竹床上，做成一个“大”字的形状。

无边的沮丧和郁闷淹没了我，连续三天窝在房间里。白天也在床上躺着，不想吃饭，晚上澡都懒得洗。满怀悲痛的父母，惶恐不安的妹妹，轮番过来劝我，把饭菜端到我床头，生怕我出什么差池。他们小心翼翼低三下四的样子就像自己犯了错误，一句埋怨的话都不曾讲过。

第四天上午，堂屋里的挂钟刚刚敲完第十一响，父亲掀开门帘，走进我的房间。他坐在我床头柜旁边的木椅上，沉默了近一分钟，然后轻言悄语地、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出他的决定：

“再上！”

他吐出的这两个字正在我意料之中。我知道父母望子成龙的决心之大与泰山有得一比，可我实在不愿意再当中学生了。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人，读“高四”尚可原谅，读“高五”便是耻辱了。虽然我在县城鲁迅中学复读时班上不乏“高六”、“高七”的，甚至还有一个号称“八年抗战”的老兄，居然上到“高九”。如此疯狂复读的情形在农村里太寻常了——为了跳出农门脱离苦海拿上国家户口红本本吃上商品粮，哪怕把整个青春消磨殆尽也是值得的。可这个世界上人跟人是不同的，两度高考失利，我的耐心已经到了极点。

“我不上了!”

我把脸扭着朝墙,瓮声瓮气地说。

我想父亲这时候的脸色是相当难看的,肯定是吃惊、失望、气恼甚至愤怒等表情的什锦菜和大杂烩。但我不怕他发火,朝我后脑勺扇出巴掌来。从小到大我们兄妹俩再淘气,再不听话,父亲从没有对我们动过一根指头,实在是难得的好父亲。我听到父亲说:

“你不能不上!这次不过就差八分。另外,我是当教师的人,不能总看着我教过的学生成材而培养不出自己的儿子,这说不过去。”

我承认父亲的话是有道理的。我的反复落榜让他颜面塌尽。如果他的儿子天生愚钝也就罢了,恰恰相反,我打小就显得聪颖过人。我的父亲承受了多么大的心理落差啊,我怎么不能体会到他无边的艾怨和失落呢?

父亲又说:“你要是不当大学生,你妈妈就不会唱曲儿了——你把她的喉咙扎起来了。”

我的母亲年轻时是个民歌手,山歌俚曲张嘴就来,平时走路做事都爱打着哼——确实好长时间听不见她的歌声了。

父亲还说:“你要是不当大学生,你妹妹就不会笑了。”

我坚持着不吭声,任父亲用蘸着亲情的温柔的拳头一记记打在我的心口上。他见我这样,深深地叹了口气:“唉——”

这声喟叹带着积郁、无奈和悲伤,从他胸腔里水一般汨汨而出,绵绵不绝。我心生惻然,开口安慰道:“你莫叹气。妹妹成绩好,你培养她考大学一样的。”

“不一样!”父亲叫喊起来,声音激越,竟如裂帛,把我吓了一跳,“她是女伢子,考上了也是人家的人——传宗接代要靠你,你是我的儿子!”

我真想不到,受过高等师范教育的父亲,居然也扔不掉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光耀门楣的封建思想!这让我既吃惊,又感动——父亲终究是一个地道的里下河农村人啊!我咕哝道:“我让你失望了……”

父亲声音低沉下来,掏心捧肺地说:“金龙啊,你从小到大,我们从来就不曾有让你种田的心理准备呀!”

我说：“爸爸，我从小到大，也从来没打算过种田呀！”

父亲问：“那你打算做什么？你不肯复读考大学，出来能做什么？”

我不吭声。诚然，此时我还没考虑好打算去做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。

父亲说：“好吧，我们暂且不谈这个，你先起来吃午饭吧，别老躺在床上。”他嘟囔着打了个比方，“又不是坐月子。”

当然不是坐月子，我又不是女人。于是，我一骨碌爬起身。我是躺够了，不就是没考上大学么，又不是天要塌下来。我站在地上伸了个懒腰，浑身的骨节咯咯嘎嘎一阵乱响。

我还没想吃饭。我要到外面透透气，散会儿心。走出院门时，我转身把试图跟上来的妹妹和小花狗一股脑儿轰了回去。

2

我在街巷里东转西拐，看见前面不远的大榆树下有一伙吃饭的乡亲。庄户人吃饭喜欢捧碗出门，七七八八聚在一起，边吃边海侃神聊。他们蹲在地上，蹲成一条线，一道弧，或一个圆圈。人类从猴子进化到现在，群居的原始本能始终存在，这在农村人吃饭时毕露无遗。他们就是喜欢簇在一起，像南极洲的企鹅们，亲亲爱爱，热热闹闹。

待我走近时，发现他们脸上皆浮现出诡谲的神色，相当丰富、复杂。这让我有些心慌意乱。就像突然关掉收音机一样，他们的集体谈笑戛然而止。他们有的嘴巴仍在蠕动是因为口腔里咀嚼着饭菜，如同卧在树荫下的耕牛，机械而安定地反刍着胃袋里的青草。

当我走过去顶多二十步，他们的声音却集体苏醒，飞蝗一般从后面追赶上来：

“啊哈，庄上又要多一个二流子了！”

“是啊，上学上到能结婚，最后落得个‘文不像秀才，武不像兵’！”

“哪家丫头嫁给这种小伙，该倒一世霉！”

“望子成龙的，不想成了虫！”

“小畜生啊，怎么对得起他娘老子的！”

“学手艺也有点迟了……”

“学漆匠快，半年就能单干了。”

“代课！考不上大学，教教小学生还是可以的。”

……

这些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议论不仅仅像飞蝗了，简直是飞矢流石，纷纷往我的后脑勺和背脊上招呼。我咬着牙承受，脚步越走越快，实际上是落荒而逃了。

我钻进了村庄北边的树林里，背倚着一棵槐树瘫坐在地。心脏咚咚如擂鼓，像蛤蟆一样张着嘴，直喘粗气。

刚才的遭遇让我猝不及防。从小到大我从未有过被庄人鄙夷和奚落的经历。即便去年高考落榜，乡亲们遇到我还是给出一副温和的笑脸。在他们看来，做任何事情，失误都是难免的。他们看着我长大，始终认为我会有出息，会给赵家庄带来荣光，然而今年我再度落榜，他们却集体给我难堪了……

我不怪乡亲们，他们是恨铁不成钢！

不管怎样，我不会再去复读。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八头水牛都休想拉得动我。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，不走高考这条道，我照样能以另外的方式证明我赵金龙是好样的。想到刚才庄人说的去学手艺、代课什么的我就来气，难道我就不能去做别的更高级、更体面的营生吗？也太无想象力，太瞧不起人了！

但是做什么呢？情况紧急，我必须早下决断并尽快付诸实施。我要以非同寻常的行动让家庭重新活跃和快乐起来，让庄上肆无忌惮的闲言碎语自动消失，但是——到底做什么营生好呢！

我胡思乱想，绞尽脑汁。

不知我在树林中躲了多久，直到远处顺风飘来几片汽车鸣笛的碎音，我的头

脑中忽然灵光乍现，像弹簧似的从地上蹦了起来……

我的故乡兴化，是苏北里下河地区的“锅底洼”。河湖密布，沟渠如织。出门便见水，往来多用船。无桥隔河千里远，有桥常常鬼见愁。外乡人来到这儿，面对烟波浩淼的湖荡，曲折迂回如同迷宫般的河汊，往往心慌茫然，不知所措。兴化的木船纤纤巧巧，不会水的主儿站立不稳，不小心打个趔趄就有倾覆的危险，水乡人则如履平地，打桨点篙，疾行如箭。水乡的桥多得数不清：石桥和砖桥往往是年代比较久远的遗留物，大多古色古香，坚固实用。现代的水泥桥当然也是结实的，但有一点，无论河面多长，桥宽大多两块板并列，而且不设栏杆；甚至还有一块板的。另外还有木桥、竹桥，用棒棒棍棍篾片麻绳胡乱支绑起来的简易桥，甚至一根毛竹或杂树担在河沟两边也算桥。外乡人常把这儿一块板的水泥桥和走起来吱吱嘎嘎摇摇晃晃的木桥、竹桥、简易桥和连体操比赛中的平衡木也不如的不能算桥的桥统称“落魄桥”，碰到阴天下雨雪花纷飞月黑风高过这样的桥，没有一点杂技运动员的灵巧和特种兵的胆气是绝对不行的。曾经在数九隆冬朔风劲吹的寒天，一个扬州知青的老母亲打城里来探望女儿，下了轮船码头急匆匆往知青点赶，踏上一座长约七八丈、一块板铺到头的水泥桥，才走了几步腿肚子就筛糠般打晃了。插队不久的女儿发现了她，忙上桥搀扶母亲，刚走了几步也是摇摇晃晃，进退两难。母女俩像一对慢行的乌龟，相对匍匐而行，悲恸地彼此呼喊，在桥中央脑壳顶着脑壳，嚎啕大哭，涕泗迸流，最后还是在社员们的帮助下才安全下了桥。

水网如织的兴化境内几乎不通公路就可以理解了。这儿没有“车”的概念——船，就是水上的车。偶尔有个外地人骑着自行车路过村庄，后面必定追随着一大帮看稀罕的孩子，惊奇地叫嚷：“钢丝车子！钢丝车子！”追撵的过程中不断有孩子加入队伍，阵势越来越大，浩浩荡荡，满街巷都起了尘烟，所到之处，牲畜反应激烈：狗吠，猫蹿，鸡们出现返祖现象——大鸟般扑扇着双翅“咯咯咯”飞上墙头、树枝和屋顶，鸭们和鹅们各寻最佳路径，争先恐后逃向村塘河浜，纷纷然宛若集体投水自杀。这只是自行车！水乡人做梦都想有朝一日自家门口能通上公路，让他们跟外面的世界离得更近。毕竟，船太慢了。比如说从赵家

庄去兴化县城办事，八十里水路，坐最快的轮船也要五个小时（一路上停靠大小码头多达十几处），这一来一去船上就是一个白天；如果是去扬州，坐轮船到兴化，换乘晚上七点钟从南门码头启航的扬州班，次日清晨才能驶进扬州城南渡江桥东面的港站，有急事的人急得屎都要屙到裤子里来！

盼星星、盼月亮，1984年冬，县里终于沿古老的车路河修筑一条乡间二级公路，西起昭阳镇，向东经垛田镇、竹泓镇、大垛镇、荻垛镇、陶庄镇、戴窑镇，直接与盐城地区东台县的公路网相连接，全长百里。附近各乡镇纷纷修建简易公路与这条主动脉相连，水乡大地在一年多时间内铺上了一张纵横交错的公路网。由于这张公路网，救活了省内几家自行车工厂，“钢丝车子”再也不稀奇了，连五岁的孩子都能以笨拙而有效的“掏杠”方式在土路或晒场上骑得不亦乐乎。机动车驾驶员成了抢手货，高家庄有个原来替公社开东方红拖拉机的，摇身一变替私人承包老板开起了戴窑到县城的大客车，三十块钱一天的工资相当于代课教师一个月的报酬，每天还提供两包“阿诗玛”香烟，三菜一汤的工作餐，一年下来就成了“万元户”。

打远处飘来的汽车鸣笛，对我来说简直是——

天送佳音！

神的启喻！

醍醐灌顶！

3

父母终于拗不过我，接受了我的人生选择：学开汽车，做驾驶员。

我知道他们是一万个不甘心。蛮好的一个孩子，不走上大学的金光大道，而自愿沦落为一介车夫，辗转于尘灰飞扬的乡间公路，实在是暴殄天物啊！但人类就是这样一种富有理性善于说服自己的动物，能够在初始的、预期的理想遭到挫

败之后退而求其次，转而求其他，寻找、组织、形成另一种层面的目标追求而达到新的精神落脚点和心理平衡点。更何况我的父母都是知书达理的人，善于化解和说服自己——他们甚至为我学驾驶的点子激动起来：水乡刚通了公路，驾驶员短缺，金贵、体面、威风，受人尊敬和羡慕，工资大得吓人（是公办教师的四五倍），学成之后，帮人家开上三年五载，自己就可以买辆旧车了，到时候还不是钞票河水似的往家里直淌……条条大河奔东海，考大学也是为了荣宗耀祖富裕安康，现在看来孩子如果学成开汽车，也一样能达到目的嘛！

他们赶紧行动起来，分头出门筹集上驾校的学费。六个月的学费两千四百块，对于农村绝大部分人家都难以承受，我们家除了种几亩责任田，每年出圈两头白猪，开支花销就全靠父亲每月那一百几十块钱工资，母亲前些年患肺结核借的一屁股债刚刚还清，又有我和妹妹两个上学，家里哪能有什么积蓄？全靠借了。父亲把能借钱的亲友的名字和估量能借到的数目列成表格，对母亲说：“众人抬一人，两千多块钱好借。等金龙学成了，两个月就能还上！”

然而几天过去了，总共才借了八百块钱。许多列表对象不是无钱可借，就是数目不足。清贫教师，亲友也少富贵腾达，无可奈何！最后父亲决定撑起面皮到陈堡镇去找一个多年没会过面的同学，说这人是他高中同桌，那时两个好得合裤子穿，现在是开家具厂的大老板了，跟他借千把块钱应该是没问题的。

陈堡镇离赵家庄可不近，陆路有八九十里，父亲骑自行车去。他带了换身衣服，要在同学家过上一宿，次日午饭前赶回来。在院门口他跨上车，扭过头对我们微笑了一下，轻轻吐出两个字：

“放心！”

第二天上午，估计父亲肯定会携款而归，心里欢喜的母亲特地带着我和妹妹准备了几个好菜——麻虾炖豆腐，韭菜炒蚬子，青椒炒山芋藤，清蒸鳊鱼，外加丝瓜蛋汤——让父亲回来好好喝两杯，全家吃顿开心饭。麻虾是舀的麻虾沟里杨麻子的麻虾船上的，八角钱一大碗；豆腐是拾的豆腐桥下沈瘸子的豆腐店里的，二角钱一方；蚬子是妹妹扛着耢网到后河浜耢的；韭菜、青椒、山芋藤、丝瓜是母亲清早趁着露水到地里采刈的；鸡蛋直接在鸡窝里掏；两条巴掌大的鳊鱼是我

在野塘里钓的。农家吃菜就是这样，大多自产自取，花钱买也吓不死人。

父亲回来了，满身风尘。他沮丧地告诉我们，老同学热情洋溢地接待了他，好吃好喝侍候，晚上还抵足而眠，回顾年少时赏心乐事，但是却婉拒了他的告借。“生意人当然随便就能找一百条钱不方便的理由。”父亲摇头叹息，不肯喝酒。饭桌上的沉闷是可以想见的，愁云在每个人头顶上荡漾。对我而言，除了失望，又怀着自责：是我让家里人烦神了，如果今年考取不是万事大吉么？

我到厨房里添饭的时候，不远处蓦然传来剧烈的鞭炮声。我知道这是德荣老汉家的喜宴开始了。德荣老汉从小当鸭信，打光棍打到三十几岁，才娶了一个安徽凤阳要饭过来的跛脚女子做婆娘，生下三个孩子倒是争气：老大学军初中毕业考上高邮师范，老二学红是个丫头，初中毕业考上淮阴供销学校，老三学兵作为大垛中学的高中应届生，今年考上了南京工学院。家有“两龙一凤”，德荣老汉成了方圆几十里精于培养子女的典型——连他放养的鸭子都跟着变得金贵起来，鸭蛋比人家贵两角钱一斤，买的人还是趋之若鹜：孩子吃了他家的鸭蛋聪明！农家子弟考上大中院校摆喜宴庆祝，是这几年流行起来的风俗——我完全能够想象德荣老汉家喜庆洋洋热闹喧天风光无边的场面。唉，对比我家此时的落寞沉闷景象，可谓冰火两重天。爆豆似的鞭炮声像是无数人对我的集体数落和无情嘲笑，吵得我心慌意乱，抓饭勺的手簌簌发抖，像得了帕金森氏症似的。我无颜再盛饭回到堂屋，从厨房后门悄悄溜出来，钻进正午明晃晃的炎阳中，抄着奇形怪状的小路僻径朝村外狼狈逃去。

4

我如同一只流浪狗，在村外漫无目的地游荡。走近村庄东北角的初级中学时，我决定溜进去消磨上两个时辰，再悄悄赶回家。

暑假里的校园，除了蝉鸣，除了鸟叫，没有别的声音。不仅安谧，而且简直

一派荒凉。在放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原本光裸平整的操场神奇地变成了丰茂的草场。连跳远的沙坑里都生满了青绿色的野蒿。光秃的旗杆。脱漆的篮球架。生满红锈的单杠。落满鸟粪的水泥乒乓球台。教室前的砖砌花台上，月季花枝繁叶茂，开满碗口大的红花，在阳光的直射下却显得无比落寞。

我在林荫大道上踽踽独行。在这里念初中的情景如在昨天。追昔思今，教人好不黯然神伤……

“咩——咩——”我后面传来两声羊叫。

转头一看，初中同学沈华兵牵着两只山羊从校门进来了。

我站在原地等他。

今年庄上三个高考落榜生，华兵在其中。落榜也就罢了，他家却闹出一桩非常滑稽的大笑话来。

华兵的父亲永庆，原是大队里的通信员，分田到户后在老街上开了爿小商店，傍晚在店门口支个摊子兼卖卤食，也算是庄上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华兵在唐刘中学读高中，去年高考不中，留校复读。这次高考结束刚回家，永庆就迫不及待跟他估起分来。估来估去，最终得出结论：五百二十分左右。可把永庆乐坏了，这可是本科录取的分数啊！永庆抑制不住激动，来不及等儿子接到录取通知书，遍请庄上干部、亲戚朋友，提前庆贺。永庆讲排场，烟用的二十块一条的“云雾山”，酒喝的三块四一瓶的“分金亭”，罐头用了三种：雪梨、水蜜桃和杨梅。酒席结束后，收荒货的从他家挑走满满两箩筐空瓶子。想不到考分公布出来，华兵离最低分数线还差二十七分。永庆仿佛一桶冰水当头浇下，人整个呆住了：白花了一钱，丢尽了脸，伤透了心！他狂怒地抄起喂猪的漏勺，把华兵在院子里追打得如没头苍蝇。

“金龙，你咋在这儿？”华兵开口唤我。

“我来学校转转。”我答道，“你咋放起羊来了？”

“被我爸赶出来了，住在棚屋里。白天没啥事做，除了看看小说，睡觉，就陪这两只羊。”他一脸苦笑。

我听了，不禁哑然。华兵家的棚屋就在中学围墙西面的稻田中间。庄户人家

建房造屋不容易，宅基地批下来仅仅是第一步，备齐各项建筑材料常常要花上好几年。砖瓦木头堆放在宅基地上如果怕被偷盗，先用它们搭建成简易棚屋，擦上院墙，院门加把铁锁，这样就相对安全多了。有的人家还在院子里种些菜蔬，逮上一两只羊喂着。

“棚屋里有帐子吗？”我关切地问。大田野外，晚上蚊虫成团结阵，连水牛也吃不消叮咬，只好淹在又臭又黏的泥塘里过夜，只把鼻孔露在外面。

“有。老头子再狠，还不至于拿我喂蚊子。”

“吃呢？”

“我妈给送过来——老头子不准我回家，说没有我这个儿子了。”

“吓吓你而已。你是家里的独苗苗，你爸气头儿过去就要你回去了。”

“我妈也这么说的，但我暂时不想回去，跟羊生活在一起也蛮好的，它们对我亲。”

仿佛听得懂华兵讲话，那只母羊伸出粉红的舌头，温柔地舔了舔华兵的手。

“那你下面打算咋办？”

“我也不晓得。听我妈的口气，我爸可能还要我再复读一年。”华兵叹口气，“可是我不想再复读。这学我真的上够了，太辛苦了。”

“我爸也要我复读，被我拒绝了。我就不相信，不考上大学就没得饭吃！”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有些光火。我没有告诉华兵想去学驾驶。家里人筹不到钱，我感到特没面子。

“你不复读，我也不复读。”华兵脸上顿时活泛起来，一副遇到同党的样子。跟着，神秘兮兮地——“喂，金龙，你知道咬脐这时在干什么吗？”

“你是说宝根？”

“嗯。”

施家巷的施宝根出生颇为传奇，他是母亲莲香在麦地里收割时生下来的。当时来不及喊人接生，情急之下自己用牙齿咬断了脐带。宝根上头有四个姐姐，莲香熬到四十三岁终于完成生儿子这个传宗接代的光荣任务，激动和欣慰可想而知，替婴儿取了个乳名叫“咬脐”，以纪念得子不易。宝根高中毕业后去学木

匠，一年后却又返回学校复读，不料连考四年，皆不中，实在是倒霉透顶——听说正躲在家里痛不欲生呢！

华兵说刚才牵羊来中学时，看见宝根在大河边的树丛里焚烧书本。“一边烧一边哭，就像给死人烧纸，嘴里叽里咕噜的，不晓得念叨些什么——人像有些不正常呢。我没敢叫他。”

“真的？我们一起去看下子！”我顿生好奇。

我和华兵一人牵着一只羊匆匆赶到那儿，发现一大堆纸灰尚在冒着残烟，旁边撂着副空粪桶，扁担上担放着汗衫和短裤。我扭头朝大河里看去，不禁脱口赞道：“这小子，真厉害！”

白亮亮的河面上，宝根像根木头静静地漂浮着。粼粼的薄水从他裸露的肚皮上漫过，鲜红的三角裤头炫人眼目。要不是知道宝根精通水性，还真以为这是一具溺亡的浮尸。

“咬脐——！咬脐——！”

“宝根——！宝根——！”

我们冲着河心大喊。

没有任何反应，就像是在跟空气喊话。

我在地上捡起一块鸽卵大的土疙瘩，如《水浒传》中“没羽箭”张清一样信手朝他甩去，不偏不倚，“噗”一声，正中亮闪闪的肚皮。宝根中枪似的沉了下去。

“哪个扔的？你家要死人啦？”宝根挣扎着从水中浮上来，连连吐水，还没将掉糊在眼上的水渍，就梗着脖子朝岸上扯着嗓子叫骂起来。

我和华兵见状，“哈哈哈哈哈”地乐了。

5

第二天上午，我和宝根先后来到了华兵家的棚屋。赵家庄三个落榜的活宝聚到

了一起，很有点难兄难弟的意思。

天气闷热，我们三个打着赤膊，躺在简陋的木床上聊天。

“宝根，你下一步打算咋办？”我问道。

“现在头脑乱得很，还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走。”他说。

昨天我一“弹”击中宝根肚皮，把这家伙从河心“请”上岸来。问他为什么烧书，他说复读考大学考到二十四岁，年年落空，没有脸皮也没有信心再去复读了。书本讲义试卷在家里堆积如丘，看到了便伤心难当，不如全部烧掉，眼不见为净。

“你高中毕业本来已经去学木匠，咋又返回头来去复读呢？”华兵问。

宝根沉默不语，似有难言之隐。

我对这件事也好奇，便催促道：

“你不妨讲讲看嘛！”

“好吧，我就把原因说给你们听听。”宝根像下决心似的，缓缓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高中毕业后，我因为成绩差，压根儿就没有再去复读的念想，家里人就把我送到张家庄学木匠。去了之后，才晓得师傅一开始并不教徒弟学习正经木工活儿，而是先让你跟在后面打杂，像磨斧凿呀，扛木料呀，拉大锯呀……回到家里，还要干家务活儿，挑水扫地，洗碗抹锅，铡猪草，样样都要主动去做。夜里和他家小二子睡一张床——我去时这家伙才九岁，是个‘来尿精’，半夜里必须喊他撒尿，否则弄不好就在被窝里‘画地图’。早上起床头一桩事，就是替师傅去倒尿鳖^①，倒完了拎到河浜去荡，要荡到尿鳖口凑在鼻子上闻不到臊气味才算合格。师傅爱抽水烟，点火用的纸芒子也要我来搓，有次搓得嫌紧了，师傅吹不出火苗，当着很多人臭骂了我一顿，说我是笨蛋，上学上学没得用，搓个纸芒子都不行。我宝根好像不是来学徒的，而是来做保姆的，当奴隶的……”

“你师傅太刻薄了！”听他说到这儿，我忍不住愤懑地插嘴道。早听说当学徒

① 尿鳖：夜壶，尿壶。

不容易，没想到居然会这么遭罪受气。

“是啊，我师傅手艺好没说的，就是刻薄成精。”宝根叹了口气，接着往下说，“第二年五月份，我跟师傅到陆家荡给人家打家具，有天吃饭当中闲聊，主家说他的侄子高中毕业后学木匠，学了一年就厌倦了，返过头又到学校参加复读，第二年就考取了盐城商校。当时我心里像被锤子狠狠敲了一下，想我不能也这样吗？我哪怕复读两年、三年，一旦考取大学，从此扬眉吐气。我二姐夫在竹泓镇杀猪，替我找了人，把我弄到竹泓中学去上复读班。哪晓得年年考，年年考不上，白白浪费了好青春。我现在就是痛悔，如果当初不返回头复读，硬着头皮学好手艺，现在都带徒弟了。如今倒好，天天躲在家里，没有一技之长，种田又不甘心，实在是走投无路呀……”

听了宝根的话，联想到自己眼下的处境，我突然感到一阵心惊肉跳。

我们身下的木床不仅制作简陋，而且非常破旧，翻身、咳嗽、大声说话都会引起它的摇动，吱呀作响。华兵告诉我们，这张床是他死去的爷爷从前搁在瓜棚里看瓜用的，距今已经有三十几年了，他爸说等新房建起来就劈了它当柴烧。宝根说床老了，不摇不晃不吱呀才怪呢，但摇摇晃晃吱吱呀呀也有好处，最适合手淫，有做爱的现场感和想象空间。他突然言之凿凿地说：

“华兵，你小子常手淫！”

华兵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，尖叫起来：

“放屁，你才手淫呢！”

“你不要赖——我闻得出来，这空气中分明游动着你精液的味道。”宝根言之凿凿，“金龙，你嗅嗅，一股腥臊气！”

我嗅嗅鼻子，发现房间里确实有种不同于院子里山羊排泄物的另外一种腥臊，侧头看着华兵说：

“华兵，宝根大概没冤枉你，是闻得出来。”

华兵嘴巴张了张，脸上呈现出一种尴尬和懊恼混杂在一起的神情。蓦然，他像淘金者发现了狗头金，猛地坐起来，目光灼灼，指点着我和宝根：“你们俩怎么闻得出来的？大哥不说二哥，你们肯定也手淫过！”

我爽快地承认了。我认为手淫这事儿是很自我的事情，一不偷，二不抢，没啥可耻的，做就做了，没有必要抵赖。其实我的手淫史可以追溯到十五岁那年。记得那是清明前两天，春日融融，院子里梨花烂漫，蜂飞蝶舞，我在房间里午睡，忽然感到浑身烦躁，下面如旗杆般凛凛直立，胀得实在难受，用手弯拗摩挲，居然无师自通地完成了一次释放……迄今为止，起码有几十次了。

宝根也跟着承认，说手淫过三百次也不止。

华兵报复似的咋呼起来：“这么多啊！你把手淫当饭吃吗？”

宝根说：“倒不能当饭吃，但可以当药吃。”

“这话咋讲？”我问。

“我刚才说了，去张家庄学木匠，受苦受累受委屈。”他不紧不慢地说，“夜里躺在床上，思前想后，常常叹气、抹眼泪，睡不着觉，心里的感觉真是没法说。这时多想有关心你的朋友或亲人在旁边，和你拉拉话……可是没有。床里头只有那个‘来尿宝’睡得呼呼的，有时还吱嘎吱嘎地磨牙齿，或者叽里咕噜地说梦话。为了排遣伤心烦闷，不知不觉开始手淫。我很快发现，手淫能让人丢掉所有的不快，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舒服状态，而且过后因为疲累，很快就能睡着了——你们说，手淫对我而言不就是一种解药吗？”

“倒也能这么比方一下的。”我笑起来。

“就这样成了习惯，隔三差五就要来一次。”

“你手淫这么频繁，难道不怕伤害身体吗？”华兵问。

“当然伤害啊，白天就没劲头啊！有一次发神经，晚上来了两次，第二天斧头都抓不牢，差点没把自己指头给剁下来。”

“那就戒呗！”我听了浑身癢起鸡皮疙瘩，“真要是剁下来就不好玩了。”

“戒？你说得容易！这东西上了瘾就跟吃鸦片一样，你休想甩得掉！”宝根突然愤懑起来，“我到竹泓中学复读后，因为学习要精力旺盛，不能分神，就想戒。我喜欢打着电筒在被窝里做，就预先用笔在雀子上写上‘不准’、‘无耻’、‘下流’等字样，后面加上一串子惊叹号，以提醒自己，万一忍不住想手淫，看到这些字眼便收手——根本没用！有一次发狠用圆珠笔从上到下乱画了一气，最后捧